





羣經平議卷四

俞氏匠書串一

德清俞樾

尚書二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湯誓

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

政

樾謹按史記殷本紀曰舍我嗇事而割政無夏字故

傳不及夏字是夏字衍文也後人因正義曰為割

剝之政于夏邑故妄增之耳然傳與經未合蓋

經借正如蔡傳所謂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者宋儒



此條与注說合

雖短于詁訓至其體會古人語意則有獨得之見未  
可盡沒也我后當謂湯讀害當作害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  
馬本也害是割與害古通也害即下文時日害也之  
害今他時日作曷恣後人所改也孟子梁惠王篇引作時日害喪  
害詩葛覃篇毛傳曰害何也我后即謂湯蓋曰  
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何正乎故湯告之曰予  
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史記作政正政古通正之為政  
猶害之為割竝段借字

有眾率怠弗協

傳曰眾下相率為怠惰與上  
同合

越謹崇罔覩匪也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眾民相率怠惰不知同故傳正與馬固然非經旨也經方言架之無道則具乃又

責民之怠惰斯不然矣怠讀為殆古怠與殆通詩元

鳥篇受命不殆鄭箋曰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

為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

邗疏曰疲勞倦殆解殆與倦殆其字並當作怠而經

皆作殆是怠殆通也此文怠字當為危殆之殆言夏

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故其民率危殆而弗協也率

字皆語詞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

相率釋之亦誤矣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

相率釋之亦誤矣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盤庚上

越謹案遷于殷是既遷矣民不適有居是既遷之後  
民有所不便非未遷以前民不樂遷也當當取盤庚  
三篇反覆推求竊謂盤庚之當當從史記殷本紀說  
紀云帝盤庚岍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  
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盤庚之作在小  
辛時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  
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  
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

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  
徵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  
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因度  
即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  
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  
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  
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  
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  
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亦略同是  
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篇首曰盤庚遷于殷民



不遷有居。蓋民習于耿之奢淫，故至殷而不遷。有居  
素問離合貞邪論曰：而自護王注曰：遷調遷也不遷  
言不調遷猶云不安于所居也。故盤庚以常舊服正  
法度而告之曰：無傲從康。又曰：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又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  
人之猷。又曰：自今至于後日，各敬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所<sup>再三</sup>尊致告者，皆勉以本業。  
戒以荒淫，正與奢行儉之指合。且曰：自今至于後  
日，則為既遷後所<sup>作</sup>可知。使其時尚未遷，則但可如  
中篇之末所云：今予將試以汝遷，不當曰：自今至于

後日也。又自王若曰：格汝眾，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凡  
數百言，無一語及遷。至中篇則屢言之曰：視民利用  
遷。又曰：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將試  
以汝遷，永建乃家。豈非中篇述未遷時語，故屢及之。  
上篇乃盤庚遷殷正法度之言，與遷無涉乎。故以當  
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為上篇，盤庚下宜為中篇，盤  
庚上宜為下篇。曰：盤庚<sup>為</sup>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  
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  
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惟奠厥攸居而民不適  
有居，此盤庚所以必正法度也。然則<sup>作</sup>書者何以顛



○  
到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遷殷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致告其民者民猶熟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在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主而中下兩篇特附焉者也是故越謂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為一篇而仿漢石經之例罰及乃身弗可悔之下空一格接盤庚作永建乃家之下空一格接盤庚既遷以見古人附錄之體而其義則從史記為百姓

追思而作上篇所載皆盤庚遷殷後之言則篇中文義自明矣

率籲眾感出矢言曰

越謹按盤庚上篇既曰盤庚遷于殷又曰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一篇而兩用發端之語先儒未有得其義者今按說文頁部籲呼也商書曰率籲眾戚是感本作戚今作感者後人依枚傳義改之也率乃語詞詩思文篇毛傳曰率用也盤庚因遷殷之後民不適有居用是呼眾戚近之臣使之出而矢言于民也籲之義當從說文訓呼古彝器銘詞每用呼字無專鼎曰



王呼史友冊命無專頌鼎曰王呼史號生冊命頌道師

敦曰王呼師朕錫師遠貝十朋師酉敦曰王呼史稱

門冊命師酉吳彙曰王類多呼史戊冊命吳四類甚多

國院因鍾鼎識然則籒眾戚者呼眾戚正也古入

紀載之體自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至底綏四方凡九

十四字皆盤庚使人依己意為此言故盤庚之文贅

牙難讀而此九十四字獨為明順蓋撰述之文與面

命者不同也其文至底綏四方已畢下乃盤庚進其

臣而親誥之與上文不相蒙故各以盤庚發端端馬

端馬

是矢誓同也甘誓篇釋文引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

曰誥蓋軍旅人眾非可口說故必書于方板俾陳而

觀之也知誓字之誼而此經矢言可知盤庚上篇之

文乃可讀矣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榘謹按曰者述述陳言矢言之詞也我王即謂盤庚也盤庚

自言皆稱予此則使四詞則使及為之非盤庚自言

故稱我王也來者自耿來毫也爰之言易也僖十五

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既爰宅于

茲言既易宅于茲也盤庚上篇為遷殷後作此其明



證矣。下文又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若猶未遷，則當云彼新邑，不當云茲新邑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越謹按：班固典引曰：今其如台，獨闕也。其如台，猶云其如何也。商書言其如台者四：湯誓篇、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易其文曰：奈何。惟此篇卜稽曰其如台，本紀不載，以類推之，則當為奈何。蓋古語如此也。曰字句中語助詞也。言我民不適有居，則是奢淫無度，不能相正以生矣。雖卜稽可奈何，當以卜

稽曰其如台六字為句。曰其猶越其也。下文曰越其罔有黍稷，越與曰古通用。目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盤庚之遷，蓋不用卜。罔篇因有非敢違卜之言。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為口實者，故盤庚言苟不能以度相正以生，雖卜無如何也。百

### 先王有服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越謹按：枚述迂曲殆非也。說文又部：及治也。从又，从卩。事之制也。則服事之服，字本作及。今經傳皆作服，服行而及廢矣。卩為事之制，故服為制。鄭



石制字子服是也襄三

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上下有服言  
上下有制也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為  
車服之服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田有封洫都鄙有  
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服法不可通疑高  
氏原注曰服法也蓋服為制故亦為法淺人不知其  
義妄加服字耳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盤庚  
遷殷之後因民習以耿之奢淫不遠有居故以先王  
之制告之其下云以常舊服正法度所謂常舊服即  
先王之制矣

### 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  
居亳凡五徙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  
通數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  
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  
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樾謹按釋文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上亳相耿也其  
說亦與鄭同義所法因法以法其法也法自  
是通稱書自從先王居此也法自遠指帝法自見湯  
自法自法請以漢人舊說破之張平子西  
京賦曰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書序曰自契至于成



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然則後五遷當從亳  
始若并商止數之則不足前八遷之數矣故傳依本  
書序自不可易但因不知上篇為遷殷後作而曰我  
往居亳則疑不可并今所欲遷者而預數之正義謂  
意在必遷故通數為五此說殊為迂曲故自盤庚上  
篇之義明而五邦之數亦定矣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初傳曰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  
樾謹案傳非也說文教部敷覺悟也蓋民之不  
適有居由于奢淫成俗而民之奢淫成俗實由在位者  
導之盤庚覺悟于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在位者之故  
而欲以法度正之故曰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九字  
作臣一司讀其下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文義本一氣正義曲徇故傳曰先教民  
又戒臣失之矣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

傳曰告<sup>女</sup>以法教謀退女違上之心

檇謹按此當以予告女訓女五字為句告女訓女與

中篇承女俾女文法正同猷黜乃心四字為句傳云

謀退女違上之心即釋猷黜乃心之義謀退上無女

字知經文猷黜上不當連女字也今讀予告女訓為

句不如枚傳為長<sup>良</sup>惟傳以猷為謀<sup>姁</sup>義亦未安說

文無猷字文選張茂先女史箴王猷有倫注引詩王

猶允塞云猷與猶古字通是猷即猶字也猶通作由

莊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是



也。馱馱，四，即由馱，四，由用也。馱亦用也。言子告  
女訓，女用黜，女達上之心也。中篇曰：暨于一人，馱同  
心，馱同心者，用同心也。傳曰：謀同心，從蓋不知其為  
語詞而訓為實義，胥失之矣。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樾謹按：說文，言部，譚敷也。商書曰：王譚告之。近世學  
者皆據此，謂當於之字絕句。然修字屬下，讀殊不成。  
義恐說文或奪去修字，未足據也。惟如傳義，以田播  
布告人，以所修之政。於經文，田田不合經言，播告之

修，不言播告，以所修也。修，疑當讀為迪。修字本從攸。

聲。由田通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攸然，則以修為迪。猶以攸為迪也。呂刑篇：惟時伯夷

播刑之迪，與此經播告之迪，文義正同。枚氏於彼傳

解為伯夷布刑之道，然則布告之道，亦即布告之道。

也。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故首言先王布告之道如此，見我今日亦率由是道

也。因段修為迪，故學者不得其解耳。



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傳曰女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檇謹按經文止言含德不言含惡德傳乃增出惡字非經旨矣含之言藏也懷也國語楚語土氣含收韋注曰含藏也戰國策秦策含怒日久高注曰含懷也惟女含德者惟女懷藏其德也惕當讀為施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即盤庚此文段氏撰異謂古文作惕今文作施其實古文惕字當從今文讀作施字施本字惕段字也言女懷藏其德不施及予一人也含與施正相應成義我下文曰女克黜乃心施

實德于民施德于民即施予一人君民一體也上用段字下用本字古書自有此例解為畏懼非其旨矣女不和吉言于百姓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檇謹按枚傳未得和字之義和當讀為宣禹貢篇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巨聲古亦通用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是其證也<sub>也</sub>和可讀為桓故亦可讀為宣矣女不和吉言于百姓者女不宣布吉言于百姓也枚以本字讀之非是



世選爾勞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女功勤

樾謹按傳訓選為數於義迂曲非經旨也選當讀為

纂爾雅釋詁纂繼也禮記祭統傳纂乃祖服襄十四

年左傳纂乃祖考周語纂修其緒其義並同世選爾

勞者世繼爾勞也故下文曰子不掩爾善也選從吳

聲纂從算聲古音相近說文食部纂具食也從食算

聲重文解曰纂或從吳是吳聲算聲相近之證詩柏

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引作不可算也

選之通作纂猶選之通作算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盤庚中

傳曰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正義曰鄭元云作

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

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

其事而為之法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盤庚作不言造作舟船諸由不知

盤庚中篇實為上篇故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由湯

至

說皆非經旨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盤庚作田作與此作字同證夏合

猶繫詞傳曰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也盤庚作惟涉河

田作以民遷言盤庚既即位承祖乙之後作會仍作逾禮故思

涉河以民遷也中下兩篇皆附錄盤庚遷都之事作

事故以此發端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下篇曰盤

庚既遷正相因也上篇曰盤庚遷于殷則為遷殷後

殷事自後人泥于篇第因并盤庚作之義而失之矣作

下云乃話民之弗率蓋上篇是遷殷後事故曰不適將言既

自既遷而民不便也中篇是未遷時事故曰弗率言



民弗從也亦則上篇為德殷後化可見矣

乃話民之弗率

傳曰話善言

樾謹按詩板篇抑篇毛傳並曰話善言也話之為善言

言固古訓矣然此經話字在民之弗率上則非善言

之謂也善言民之弗率於義豈可通乎話當讀為估

說文人部估會也字亦作括詩車牽篇德音來括傳

曰括會也蓋括括聲近而義通盤庚會

庚會合民之弗率者而誥之故曰乃估民之弗率話

即估之段字不當以本義說之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係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

之政相與夏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

皆行天時

樾謹按枚讀係后胥感為句非也洛誥篇承係乃文

祖受命民亦以承係連文江氏聲讀罔不惟民之承

係為句洵長於舊讀矣后胥感當自為句感者相夏也

段因謂衛包改因感因感因自觀因因言因與

因親因也鮮讀為斯詩瓜葉篇鄭箋云今俗語斯







承女俾女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使女從

樾謹按俾之訓使蓋本釋詁文然如傳義則俾女下

必增出從字於文方足矣說文人部俾益也字亦作通

俾會理廣雅釋詁俾益也又通作俾廣自爾雅釋詁俾厚

也俾與俾同聲申義增益自斯厚與承女俾女者承

引女俾益女也與田為子告女訓女句法相似說詳

上篇

惟喜康共

傳曰惟與女共喜安

樾謹按如傳義則當云惟共喜康於義方明不當云

惟喜康共也傳義殆失之矣廣雅釋詁拱固也共與

拱古通用也論語為政篇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釋文

曰共鄭作拱是也惟喜康共者康之義為安共之義

為固目雅喜安固也康共二字平列上文承俾女近俾女承俾二

字亦平列枚說並于文義未安

予若籲懷茲新邑

傳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若女也說文頁部籲呼也予若

籲者予女呼也猶言予呼女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



皇矣篇子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懷茲新邑者歸  
此新邑也言子呼女歸此新邑亦惟女故耳枚氏於  
上篇率籲眾戚訓籲為和此籲字亦訓和段氏玉  
裁謂籲音同籥籥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  
和眾聲也故訓為和今按龠龠字竝從龠然則籲之  
訓和自是古訓也得因然以籲眾戚為率<sub>率</sub>和眾<sub>率</sub>息之  
人以予若籥懷茲新邑為我順和懷此新邑實于文  
義未安學者固不得而曲從枚傳也  
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傳曰女皆大不布腹心敬<sub>念以忱</sub>感動我是女不素<sub>忠</sub>

懋謹業枚氏于句讀未審此當以乃威大不宣為句  
乃心欽為句念以忱動予一人為句宣者明也傳二  
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sub>晉</sub>  
國杜注韋注並曰宣明也是其<sub>義</sub>也欽言欽欽然也  
詩曰憂心欽欽是其<sub>義</sub>也重言之曰欽欽單言之曰  
欽古語類然故毛傳鄭箋每以重言釋一言如唯其  
矣矣傳箋竝曰唯唯然垂帶悸矣傳箋竝曰悸悸然  
條其敷矣傳箋竝曰條條然<sub>皆</sub>其例也<sub>爾</sub>疋釋詁曰  
念思也念以忱動予一人與下篇念敬我眾文法正  
同言汝不憂朕心之所困乃皆大不<sub>明</sub>乃心欽欽然



思以誠意感動予一人莫不遷也枚讀欽念以忱為句故  
上下文皆失其讀矣  
惟齊以沈昭于十九年左傳注曰屬足也言爾此忱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傳曰女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

懋謹按經言不屬而傳言不屬逮古增字釋經非經

旨也釋文引馬云獨也屬之訓獨蓋以聲訓荀子成

相篇劉而獨鹿奔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或

作屬鏤然則屬之與獨古通用也馬訓屬為獨即讀

屬馬爾忱不獨義不可解疑忱字馬本作沈爾沈

不獨惟胥以沈言不獨爾自沈溺而已且相與共沈

溺也獨字胥字正相應成義忱與沈字形相近詩采

薇篇正義引鄭周易注曰懋讀如羣公謙之謙古書

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懋然則沈之為

忱猶懋之為懋並由立心與水相近之故耳馬注雖

存于釋文而因沈誤為忱遂無能申明其義臣聲

鳴盛謂當云不獨也大非古人似聲相訓之旨矣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

傳曰我一心命女女違我是自臭敗

懋謹按經言命女一不言一心命女傳義非也一字

當屬下讀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



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為法則盧辯楊倞注竝曰一皆也一無起穢以自臭者皆無起穢以自臭也今予命女當自為句不連一字讀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

傳曰言我先王安女父祖之忠今女不忠女父祖必

斷絕棄女命不救女死

樾謹按經文本一氣連續屬若如傳義屬加入今女不

忠一轉恐非經旨也綏當讀為退文十二年左傳乃

皆出戰文綏杜注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

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

為綏正義引司馬法云將軍外綏舊說綏卻也是綏

與退古字通也為即退讀綏為退禮記檀弓篇文子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為安即其例矣綏

乃祖乃父者退乃祖乃父也此承上文女有戕則在

乃心而言謂女有戕害人之心我先后已知之必因

孫子之不賢而斥退乃祖乃父於是乃祖乃父亦斷

棄女不救乃死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釋文曰我高祖本又作乃祖乃父

樾謹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祖乃父義不可通段氏







不遷之害君臣上下並有大咎說者誤解茲予有亂  
政一節為責臣之辭則於義臣偏矣既以此一節既為責臣之  
辭於是疑朕孫當指臣不應出於高后之口遂改我  
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為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而經意全晦陸氏自賴有釋文猶可藉以訂正耳至下文  
迪高后之迪乃發端之辭詞不當訓為直迺之迺說詳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自改經文為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枚傳遂訓迪為道言女父祖開道湯大重下  
不善以罰女其不辭甚矣  
弔由靈盤庚下

傳曰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

樾謹按訓弔為至文義迂曲非經旨也費誓無敢不

弔至也鄭曰弔至猶善也亦訓善詩節南山

篇不弔昊天毛傳曰弔至鄭箋曰至猶善也紫誓篇

無敢不弔正義曰弔訓至也鄭云至猶善也費誓無敢不

是弔之訓善固尚書家舊說矣弔善也靈亦善也弔

由靈者善用其善謀也下文宏宏賁枚傳曰宏賁皆

大也善用其善謀謂之弔由靈猶大也大業謂之宏

茲賁也若謂弔由靈不當並訓善則宏賁亦不當並

訓大乎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傳曰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克綏

越謹按此當以用字絕句大誥篇曰甯王惟卜用受

茲命於天其相民

亦惟卜用竝以卜用連文此云各非敢違卜用

義亦然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

從卜中會意尚書卜用連文於本義最近學問更其

讀因因嚴禮每宏茲賁三字為句與帛由靈一律帛

靈皆善也宏賁皆大也正見古人用字之精又按經

云非敢傳云不敢亦於經義未合蓋盤庚遷殷實不

用卜觀中篇無一語及卜可知矣不然盤庚方段鬼

鬼神禍福之說以健動其民使得吉卜亦當如周公

大誥屢及之矣何不一言乎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為

口實者故盤庚於既遷之後自解之曰各非敢違卜

用也各乃語辭廣雅釋詁各詞也徐鍇說文繫傳於

曰篆下云凡稱詞者虛也語氣之助也然則各詞都

無實義殷傳因知各為語詞而以君臣言斯失之矣

廣雅各詞也一訓必有所受之王氏念孫疏證疑為

若字之譌非然也為卜稽其柰何更可證矣

尚皆隱哉



傳曰相隱括共為善政

樾謹案枚解隱為隱括是也此必古訓相承如此枚竊取之而以其為善政足成之則非其義矣隱括與

隱括同荀子性惡篇楊倞注曰隱米括正曲木之木也

取俗奢淫逾禮則不正甚矣盤庚遷都之意在於此

故既遷之後即欲以法度正之因呼邦伯師長百執

事之人而告之曰尚皆隱哉欲其去奢淫之舊俗而

就法度也其下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皆與

去奢行儉之旨合故知漢人所傳為不虛也漢石經隱作乘

乘字義不可曉疑當為繩詩縣篇鄭箋曰乘聲之誤

當為繩也是其例矣淮南子時則篇繩者所以繩萬

物也高注曰繩正也則亦與隱括同義今古文文異

而義同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匡亦正也不能胥匡

是不就隱括也然則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即由隱

哉一語發其端矣觀其文義盤庚上篇實與下篇相

承前人泥于篇第未有能見及此者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高宗彤日

樾謹按降年之永永不永疑與正厥事無涉正義引鄭

注曰年命者壽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於義



亦未安。祖已豈當以王為蠢愚之人邪？嘗反覆推求於漢書五行志而得此經之旨。五行志曰：劉歆以為說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說雖或附會，亦必有兩自商自陽甲以來諸君享年不永，據竹書紀年陽甲四年小辛三年小乙十年惟盤庚二十八年早，高宗承小乙之後，見先君皆不永年而彫祭之日，又有此異，必將悚然震動，殷本紀云：武丁懼懼者懼也。又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而已。史公增勿憂一語，乃善於說經者。篇中自惟天

監下民，典厥義。至乃曰其如台，皆告王使勿憂也。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史記作他非天天民，民中絕其命。是下一民字，當為衍文。天既孚命，漢石經作付，亦當從之。孚之為付，猶桴之為拊也。祖己之意，蓋謂天之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而絕其命也。乃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故耳。天既付命于人人，苟能正其德，天亦其奈何哉？乃曰其如台，與盤庚篇卜稽曰其如台，同猶言越其奈何也。說曰：見盤庚上篇。祖己因武丁恐故為此言，使王勿憂。自王司敬民以下，始是進戒之詞，故以嗚呼發之也。古大臣進言于君，從容不



迫如此是可見其愛君之誠矣然非史公勿憂二字則  
四篇中之證義不顯故知西漢經師之說為可寶自勝東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傳曰允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

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

近廟

越謹按傳文當曰典常也傳寫奪典字耳無非天所

嗣釋罔非天允之義典常也祭釋祀有常釋典祀之義

孔穎達據誤本作正義乃讀傳文民事無非天所嗣

常也九字為一句而釋之曰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

為常道者也則大非傳義矣然如傳義讀罔非天允

為句實亦未安疑以罔非四當為天守絕句王司敬因罔非

天司字史記作嗣當從之祖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所命也己言此者見天田降下

民作之君君乃天所命以治民者也不當私其所親

也也允典祀自為句允爾雅釋詁曰允繼也典當為珍

考工記翰人是故翰欲頎典司農云典讀為珍是其

證也釋詁曰珍絕也允珍祀者繼絕祀也言當繼續

其已絕之祀無徒豐於近廟也按殷本紀祖乙以後子陽甲

陽甲甲盤庚盤卷五十一圍圍小辛四甲甲小乙四甲四武甲

四陽甲四四四四四君皆兄弟相及通典引賀循議曰



殷之盤庚不<sup>序</sup>得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事不繼兄  
故也賀循此說必尚書家舊說以其說推之則盤庚  
止立祖乙廟而不立<sup>兄</sup>陽甲廟小辛之於盤庚小乙之  
於小辛亦猶是矣高宗繼父小乙之後其止立父小  
乙廟而世父陽甲盤庚小辛皆無廟從可知也此實  
當時闕典故祖己以<sup>兄</sup>繼續已絕之祀無徒豐于近  
廟為高宗<sup>諷</sup>也通篇皆告王使勿憂而其訓于王者  
止此<sup>數</sup>日語蓋如此下尚有高宗之訓一篇必詳言之  
而今亡矣此篇告王<sup>當</sup>勿憂之意為多故以高宗彤  
日<sup>名</sup>命篇下篇所載<sup>當</sup>必<sup>詳</sup>言<sup>其</sup>所<sup>訓</sup>于<sup>王</sup>之<sup>事</sup>故以高

宗之訓命篇也不然何不分為上下兩篇而必異為  
之名乎

### 天既訖我殷命

西伯戡黎

樾謹按是時殷猶未<sup>亡</sup>乃云既訖我命<sup>義</sup>不可通古  
書既與<sup>其</sup>每通用禹貢維淄<sup>其</sup>道史記夏本紀<sup>作</sup>既  
道詩常武篇徐方既來荀子議兵篇引<sup>作</sup>徐方<sup>其</sup>來  
竝其證也天既訖我殷命<sup>作</sup>當<sup>其</sup>天<sup>其</sup>訖我殷命蓋以  
格人元龜<sup>我</sup>罔敢知吉故推度天意如此也<sup>此</sup>皆<sup>篇</sup>以<sup>天</sup>既<sup>訖</sup>  
即<sup>我</sup>伊<sup>命</sup>軍<sup>發</sup>發<sup>端</sup>也<sup>猶</sup>子篇以殷其弗或亂正四方發<sup>微</sup>  
端也皆事前推度之辭若作既訖則似乎事後之



論矣

### 格人元龜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  
吉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

越謹按至道之人謂之至人義殊未安元大也格大也元龜者大龜也格人者大人也史記格作假爾雅釋詁假大也方言曰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秦之間謂之假此經字雖作格義與假同即以格至之義而論爾雅釋詁曰陞大也釋文曰本又作至然則格亦

大也格之義為至即為大矣詩桑扈傳由善猶木也故凡有大義者皆有善義元訓大亦訓善即其例也論衡卜筮篇引此經而釋之曰賢者不舉大龜不兆是王仲任以格人為取貝者義自可通孔穎達以以為至道之人則解失之矣

### 指乃功

傳曰言殷之就亡指女功事所致

越謹按枚傳未解指字之義指致也言致極爾之事必將為戮也詩武篇者定爾功毛傳曰者致也指與者古字通用皇矣篇上帝者之潛夫論班祿篇引作







好草竊姦宄

傳曰草竊野盜又姦宄於外內

樾謹按枚氏解草竊之義殊為望文生訓江氏聲曰

莠害苗為草竊引呂氏春秋辨土篇文為證然彼文

云凡耕之值凡與目盜田也夫四序參發大剛小敵

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

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此

自是呂氏誤造之語非古人名莠害苗為草竊也不

得因草竊二字適與此經田合遂引以為證孫氏聲

衍引廣雅釋言鈔掠也謂與草聲相近其說視江氏

為長然讀草通田古無徵如其說則盜聲與草聲

亦相近直讀為盜竊豈不更徑易乎江孫兩說殆皆

未塙今按竊當讀為蔡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

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本作察察然則竊之為

蔡猶然竊之為察也草竊者草蔡也說文丰部丰艸蔡

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是草察有散亂之義田田田田

田古語也其本義屬草引而申之則凡散亂者皆得

謂之草蔡故與姦宄連文好草蔡即好亂也草蔡之

語止見于許氏之書他無所見古語久湮而此經又

段竊為蔡於是其義益晦矣







欲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是微子之問

有一死一去兩意故上文既決殷之淪喪又特呼父

師少師而發此問乃微子作語之本意也我其發出

狂此去之之說也狂史記佗往集解引鄭注曰發起也紂禍

敗如此其起作出往也是趨其義也吾家老遜于荒此死之

說也正義引鄭注曰老羸也蓋不忍斥言紂昏亂故

言吾家昏亂與上文我用沈酗于酒不言紂而言我

語意正同遜古與馴通堯典五品不遜史記五帝紀

作馴其周易坤象傳馴致其道釋文引向秀

日馴從也荒讀為亡下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



天篤下災亡殷國是讀荒為亡正古文家說此荒字  
 當亦同也吾家老遜于荒言吾家亂而從于亡蓋欲  
 從紂死不忍斥言故微其詞也微子之意若曰我其  
 發出往乎抑吾家亂而從于亡乎爾今爾無指告我則  
 或去或死不知所從故白于顛隳也得復守觀西甲甲無  
 所措手足矣若之何其乃致其問之之意故傳謂如  
 之何其救之亦非當日語意也微子之意晦于千載  
 賴史公數語猶可得其梗概耳吾家老遜于荒史記  
 作吾家保于喪保老同聲喪荒同聲惟無遜字疑或  
 奪誤然觀上句狂字史記作往此句荒字史記作喪

則微子一去一外兩意居然可見下文詔王子出迪  
 蓋就微子之意而為決之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  
 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樾謹按如傳義則讎斂與召敵讎一也何必重複言  
 之乎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  
 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是鄭本上讎字與下異  
 讀馬本則并異其字矣段氏玉裁謂鄭亦讀讎為稠  
 實非也鄭蓋讀讎為疇故徐云鄭音疇也一切經



音義引國語賈注曰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孟子盡

心篇易其田疇趙注亦曰疇一井也鄭讀雝為疇當

從此訓殷制用助法則國田上所應得者惟公田

所入而已其外四國四皆民之私田應歸四國上不

得而斂之也此云疇斂則是按井而國斂之是所取

不止公田矣殆紂時所加賦歟又當為刈據說文又

刈本一字也王逸注離騷曰刈穫也降監般民用刈

疇斂言下視般民方用刈穫之時計疇而斂之也

鄭義每存乎國音以音求之往往可得其義矣



